



1992 年 10 月 12 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,这一天,我因患黄疸性肝炎正在医院治疗,忽然,同事急急忙忙地赶来告诉我,他们接到从河北唐山打来的电话,说我的哥哥因病去世。

什么? 三哥去世了?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我反复追问:是真的吗? 是真的吗? 同事用低沉的声音郑重地回答:这事儿还能开玩笑? 是真的。

我惊呆了,大脑瞬间一片空白,眼泪扑簌簌滚落下来。我心想,这怎么可能,十天前我们还在北京见面呢! 无论从身体状况,还是思想情绪,都没有丝毫异常呀,三哥怎么就突然去世了呢? 他才 49 岁呀!

顾不了自己的身体,我立即出院,和爱人于第二天下午赶到唐山。来到三哥居住的楼下,看到悬挂着三哥遗像的灵棚,我的腿软了,扑倒在灵前,号啕大哭。

我的家在沈丘县莲池乡胡楼村,是一个非常偏僻的地方。我们兄妹 8 人,唐山的哥哥是老三。1960 年自然灾害时,三哥正在虎头陈寨上初三,一个星期才能回家一次。那时根本没有粮食,他是以树叶和野菜充饥艰难度日的。听三哥后来说,上课时饿得心慌、头昏,盼着下课,但下了课又没有东西吃,只好住树上爬,摘树叶吃。当时母亲因缺乏营养患了严重的浮肿,住进了村办医院,看到三哥脸色蜡黄,骨瘦如柴,心疼至极,从邻居家借来一把面,又从地里捡些红薯秧子,摘下几片叶子,拌在一起蒸了蒸,给三哥送去了。三哥如获至宝,狼吞虎咽,可吃了几口就停了下来。母亲问:咋不吃了? 三哥说:吃饱了。母亲的泪一下子涌了出来,紧紧地抱住三哥大哭了一场。他哪里是吃饱了啊,是舍不得吃啊。就这样,一顿吃一小撮,几把菜叶整整吃了一个星期。就是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,三哥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河南省重点高中——商丘一高。

进入高中后,生活更加艰苦,冬天睡觉没被子,就盖着破大衣,起床后再穿到身上御寒。每月的生活费只有 2 元钱,他平时连 5 分钱一份的菜也不舍得吃。有的同学吃不了苦,退了学,而三哥还是咬牙坚持,考取了天津南开大学。按以往的惯例,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,不是分到新华社,就是分到其他中央级报社或出版社工作,但三哥生不逢时,毕业时正赶上文化大革命。他被“分配”到河北省遵化县西下营劳动锻炼,而后到小马坊中学教书。这个中学四面环山,人烟稀少,只有 200 多名学生,老师大部分是本地的,只有三哥是外地人。放学后其他老师都回家了,学校里就只剩三哥一人。面对漆黑的大山,听着野狼的吼叫,顶着怒号的山风,那种孤独、无助和恐惧可想而知。

面对恶劣的环境,三哥没有退缩,凭着出色的工作和渊博的知识,他被调到遵化县文化馆担任小报编辑。不久,唐山市广播电台发现这个小报编辑水平不低,就把他调了过去当编辑,后来三哥又担任唐山市委宣传部文艺科科长。几年后,三哥觉得他不是当官的料儿,主动申请去了唐山市文联,任文联副主席兼《唐山文学》主编。

到文联后,三哥如鱼得水,除了做好《唐山文学》的工作,培养出了几个国内有名的作家外,还写出了大量的小说、散文、报告文学,晚上加班写作成家常便饭。也可能是熬夜过多,也可能是过于劳累,正当三哥大展宏图的时候,却突然辞世。据三嫂说,那天吃过晚饭,她去一个同事家,三哥则在书房写作。回来后,她敲三哥书房的门,未开,以为他休息了,怕打扰,就没放在心上。第二天清晨,又敲门,没有应声,才感到大事不妙。叫来邻居,破门而入,看到三哥安详地背靠在床头,呼吸已经停止,未完成的小说稿摊在写字台上,钢笔还没合上。

三哥比我长 7 岁,他既是我的兄长,也是我的老师。在三哥的影响下,我也喜欢上了写作,每当写出一篇小说或者散文,我都会寄给三哥看,每次他都很快速回信,不是在我写的文稿上圈圈点点,就是告诉我该如何刻画人物,如何设计情节。有一次我写了一个中篇,足足五万字,寄给三哥后,他不但作了修改,而且又全文给我抄写了一遍。在三哥的鼓励和帮助下,我的写作水平不断提高,先后在各种报刊发表通讯报道近 300 篇,小说、散文、文学评论近 40 篇,还出版了作品集,写了一部长篇小说,成为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。没想到三哥却不辞而别,痛苦之心,撕心裂肺,怀念之意,溢于言表。

呜呼,三哥,一路走好! 受了一辈子苦,愿你在天堂幸福、快乐!

三哥

■胡天喜

钟摆里的父爱

■王翠琴

悄溜进去,不声不响地打开一个表门,伸进去小脏手,慌乱地拧了拧发条,又胡乱抓了抓摆锤。钟表真的不动了!

做了这件“大事”之后,我每天忐忑不安地暗中观察父亲的反应。几天过去了,父亲没有一点动静。我感觉无趣,一颗悬着的心也放下了。但是一天晚饭后,父亲把我叫到他的钟表店,我的心一下子又揪紧了。

走进店里,站到父亲面前,只见父亲抬起手臂,我吓得赶紧闭上眼睛,缩起脖子。过了好一会儿,手还没落下来。再睁开眼时,见他正轻轻落下高举的手臂,朝我头上拍了一下,就缓缓地放下了。

然后,父亲嘿嘿笑起来。我也跟着傻笑。

这件事后,我心里痛快了许多,开始努力学习,每天按时写作业。说来也奇怪,成绩还真的提高了不少。

可三分钟热度的我,没坚持多久,浮躁的性情还是影响了学习成绩。

高考落榜后,我整天把自己关在屋子里,垂头丧气。看我吃不好睡不着,父亲再一次把我叫到他的钟表店。

我走进店,他什么也没说,开始擦拭起钟表来。

他轻轻地打开一座钟表的盖子,伸手紧了紧发条,又弯下腰去,瞄着有条



不紊摆动着的摆锤。他站起身从钟表前走过时,表情像检阅士兵的将军一样庄严。刹那间,我从心里对父亲产生一种从未有过的崇敬。

听着以往感觉乱纷纷的钟摆声,心,一下子静了下来。一年后,我如愿考上了大学。

后来,尽管父亲的生意渐渐衰落,他依然保持着每天精心擦拭钟表的习惯。回家时,我常常看见他戴着老花镜,坐在靠墙的桌前,左手举起放大镜,右手捏着镊子,摆弄着钟表零件。

后来,工作上每遇不顺心的事,我就会不自觉地走进父亲摆放钟表的房间,沉静地倾听摆锤的响动,一颗焦虑的心很快就平静下来。

我呆坐在父亲的床上,看着落满余晖的钟表,静静地感受着来自钟摆里的父爱。

周口老城商业曲

■童建军

周口,一座因水而生、因商而荣的城市,在素以农业著称的传统平原农区,周口中心城市自形成之日始,就带上了深深的漕运文化和商业文明的印记,书写着商旅奔驰通江达海的时代传奇。

一条河,两个集。
颍岐口,接千里。
三川汇,成化始。
千帆集,逐波兴。
百条街,十会馆。
讲诚信,义利行。
老字号,意雋永。
闹棚处,新芽萌。
老城厢上流光影,
新时代里看复兴。

咏怀

■刘鸿泽

清夜
梨云飘欲雪,月露滞微凉。
或有天来鹤,衔花入梦乡。

过汴梁(新韵)

天河西接昆仑水,此间高悬陇晋尘。
雍熙多少沈泉底,春风几度过宫门。
纵有残月同初月,如何今人似故人。
穷途行罢须长啸,谁引柯亭招迷魂。

感怀

■龚新文

项城汾泉河湿地公园
一溪南北载客艇,三蛟腾跃奔向东。
蜿蜒纵横钟神秀,丰水湿地毓豪英。

项城植物园

翠枝掩亭水绕山,芳香扑鼻花争艳。
如织游客入画图,误作苏州四大园。

驸马沟

昔日污水臭熏天,如今夹岸皆游园。
野鸭戏水叨小鱼,群鸟唱和绿树颠。
碧水蓝天花木秀,处处欢声笑语喧。
若是公主今再来,驸马还须再置田。

冬夜雨后

冬日雨后夜清新,马路冰肌不染尘。
绿树映灯翠油亮,繁星偷窥景中人。

读《道德经》

小窗遮雨伴孤灯,夜读老子道德经。
八十一章皇皇论,天人合一玄妙通。
师法自然方成道,道常无为万事兴。
知足知止能长久,为而不争无可争。